

100年前,数十万德军杀进比利时,试图快速夺取交通枢纽列日城—— 改变一战历史的列日要塞攻防战

欲取巴黎 先攻列日

按照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的设计,对法国的总攻将采取“底板+转板”的策略,即以德国、法国、比利时三国交界的梅斯要塞为旋转轴,在左翼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部署20万人充当“底板”,牵制当面的法军重兵集团,另20万军在梅斯一带作为“转板轴”,集中70万重兵于右翼,构成一块强大机动的“转板”,沿着海边穿越比利时国土,强渡塞纳河,占领巴黎,继而迂回东北,与左翼和梅斯集团夹击歼灭法军主力于法德边境。这项战略的关键在于德军右翼集团能否在数天内拿下比利时重要城市——列日(7条铁路和17条公路交汇于此,人口20余万,距边境约30千米),从这里搭乘特快列车前往巴黎只需3小时。

不过,比利时对于德国的野心也早有察觉,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花费巨大人力物力修筑列日要塞,全城周边呈环形布置了12座永备工事(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是:1点钟方向的鹿蒂堡、2点钟方向的巴洪堡、3点钟方向的伊夫革涅堡、4点钟方向的弗莱龙堡、5点钟方向的绍德方丹堡、6点钟方向的恩堡、7点钟方向的邦塞尔堡、8点钟方向的弗莱梅尔堡、9点钟方向的奥格涅堡、10点钟方向的隆辛堡、11点钟方向的兰汀堡、12点钟方向的莱尔堡),这些堡垒中配备252门各种口径的火炮,并且密布机枪火力点和步兵射击孔。

如果从它们与马斯河的相对位置来看,这些堡垒又分为两块:2点钟到7点钟的6个堡垒位于马斯河西岸,8点钟到1点钟的6个堡垒位于东岸。堡垒群均建在城市周边的小山丘上,最高处海拔260米,最低处130米。堡垒上设置的射击孔和火力点射界开阔,可以俯瞰山脚周边,而自身的位置则相对隐蔽。要塞之间的火力布置也颇为巧妙,任何一座要塞遭到攻击时,临近的2座要塞都能提供火力援助。

众所周知,一战的重要诱因是德国和法国在1870年普法战争中结下的仇恨。前者要彻底打垮素怀雪耻之心的近邻,而后者决心收复失地,双方为此进行了长达数十年的军事准备。当战争正式爆发之际,迅速完成总动员的德国拿出秘藏已久的“施利芬计划”,决心用右翼迂回的方式,强行通过中立国比利时杀进法国北部,在最短时间内攻陷巴黎。为此,比利时的列日要塞就成了德军必须踢开的“绊脚石”。



1914年8月,进入比利时列日城的德国马斯河集团军

开战前夕,坚守要塞的是比利时第3步兵师,由吉拉德·莱曼少将指挥,该师由4个旅及数个其他战斗团组成,总兵力约3.6万人。

要塞当道 重兵遇挫

德国于8月3日早上对比利时宣战。德国马斯河集团军于4日8时跨过边界,但发现马斯河上的多数桥梁均被比利时守军摧毁,直到4日傍晚,德军骑兵才找到了渡河点。随后,德军步兵、炮兵相继推进,但当他们进入马斯河西岸的开阔地时,遭到列日城外1点钟到4点钟方向上的4个堡垒的重炮轰击。

起初,德军试图凭借“人海”战术发起进攻,但遭到比利时守军机枪和炮火的密集打击,留下了“尸山

血海”。战至5日上午,发现苗头不对的德军统帅埃姆米希放弃了愚蠢的步兵攻势,改让集团军炮兵出马,试图以“炮兵进攻,步兵占领”的模式在3天内拿下列日东面的4座堡垒。可是,由于马斯河集团军属于轻装部队,配属的大批中等口径(105毫米左右)榴弹炮无法撼动比利时堡垒,少量150毫米重炮却因弹药供应不上,难以发挥作用。

6日,部分比利时守军打光了所有弹药,不得不奉命撤离,德军才拿下了马斯河东岸的一些前沿阵地,并且开进列日城内。德国报纸一片沸腾,似乎胜利已唾手可得,但德军统帅埃姆米希却知道,攻下列日城不等于攻克列日要塞,仍在抵抗的城郊堡垒才是难题,必须一个个

地敲打。面对手头少得可怜的重炮,再看看死伤惨重的部下,埃姆米希通过鲁登道夫恳请德军总参谋部抽调预备队支援,“我们需要更多的‘攻城锤’(大口径重炮)”。经过一番协调,先是德国第2集团军的4个210毫米臼炮营开了过来,他们所用的M10式臼炮可以把120千克的穿甲弹打到9.4千米外,可以有效击穿列日堡垒的工事。

8日13时至16时,德军的M10式210毫米臼炮持续轰击巴洪堡,坚固的工事被彻底摧毁,守军被迫挂出白旗,巴洪堡成了列日十二堡中首个陷落的堡垒。

10日,德国从奥匈帝国借来了更凶狠的武器——“斯科达”305毫米臼炮,该炮重21吨,使用重达384千克的穿甲弹,可击穿2米厚的混凝土墙体,射程9.6千米。运输时,“斯科达”臼炮可被分解到3辆拖车上;抵达前线后,可在1小时内完成组装;这在当时算是非常先进的武器了。德军把“斯科达”臼炮对准抵抗最激烈的伊夫革涅堡,据说它发射的炮弹能摧毁100米范围内的建筑物。经过长达2天的不间断轰击,伊夫革涅堡的守军力竭投降。

巨炮逞凶 守军投降

12日,感到马斯河集团军在列日拖延太久,德军总参谋部决定把2门“大贝尔莎”臼炮投入前线,这也是当时德军可以拿得出手的最大口径的重炮。

“大贝尔莎”是克虏伯公司研制的420毫米口径臼炮,重达200余吨,炮管长7米,俯仰角度为0度到65度,射程12.5千米。该炮所用炮弹长3.6米,每发炮弹用掉的发射药重约200千克,其中破甲炮弹上装有延迟引信,能让炮弹穿透目标内部后爆炸。由于“大贝尔莎”发射时会产生巨大的后坐力,因此必须预先浇筑几米厚的混凝土底座,仅安置炮位就需要6个小时。该炮搬运时必须将其分解,各由一台火车头拖运,运载过程中还必须由工兵

铺设专用铁轨,才能把炮身运到炮座上,战时则需要200多名炮手。

13日,德军在庞蒂堡正面首次动用“大贝尔莎”,第24工兵营第4连负责操作。虽然这种巨炮的射击误差较大,不过凭借装填巨量炸药的大威力炮弹,却经常能制造出一些“特殊效果”:例如使交通壕被几米厚的土块掩埋,或者使射击口和胸墙被震落的泥土堵死。从那一刻起,以“大贝尔莎”和“斯科达”为代表的德军重炮群就向没有投降的比利时堡垒倾斜弹药,曾经坚固的碉堡和工事相继被摧毁。到15日,德军面前只剩下比军司令莱曼所在的隆辛指挥堡和呈犄角之势的奥格涅堡、弗莱梅尔堡还在抵抗。

15日17时30分,一发420毫米穿甲弹砸穿隆辛堡的顶盖。由于安装了延时引信,炮弹钻进堡垒内的最大弹药库后才发生爆炸。弹药库内的12吨军火随即被引爆,一时间地动山摇,超过百吨重的混凝土碎块被掀飞到半空,通过射击孔向外进射的烈焰如同火山喷发,350名士兵瞬间丧生。随着隆辛堡彻底失去抵抗能力,德国步兵蜂拥而上,被震晕的莱曼在一堆残砖碎瓦中被发现,苏醒后被带到埃姆米希面前,后者欣赏莱曼的勇气,遂允许其保留军刀,送往后方调养。

攻陷隆辛堡后,德国人向最后的两个堡垒派去了劝降使者。数小时后,守军挂出白旗。历时13天的列日要塞攻防战宣告结束。

比利时守军在这场战役中伤亡3000余人,约4000人被俘,德军伤亡超过万人。就全局而言,列日会战的最大价值在于使德军的推进被迟滞了10余天,依靠这些时间,法军完成了总动员。而且,比利时人也利用这段时间破坏了境内的交通设施,令德军步兵只能依靠高强度的徒步行军进兵,当他们进入法国境内时,进攻已成强弩之末。 萧萧



史海钩沉

冷战初期,苏联核项目一直是西方侦察活动的重点,这些活动的目标集中在铀利用率、高浓缩铀和钚的产量、核武器制造和管理基础设施等各个方面。目前,当年西方国家如何针对苏联开展“核刺探”的文献被陆续解密,但有关苏联如何阻止西方刺探的细节却罕有公开。

在斯大林时代,核武器项目被誉为苏联军事科研战线的“皇冠宝石”。上世纪40年代,所有苏联核项目都由深受斯大林信赖的贝利亚领导的内务部负责。由于斯大林清醒地认识到没有核武器,就没有苏联的大国地位,他授权内务部随时调动一切资源为其服务,当然核计划的保密工作也必须做到滴水不漏。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内务部的权力受到遏制,但它在苏联核安全领域的权威无人能够动摇。为了粉碎西方针对本国核能力的刺

冷战期间,苏联打响“ZATO保卫战”

探行动,苏联内务部建立了严密的防范与欺骗系统,包括监控所有接触核设施的人员,实施严格防护措施,时刻强调反情报工作等,这项行动的代号就是“ZATO保卫战”。

所谓“ZATO”就是指分布在莫斯科和其他公开城市周围的科研院所,建在10座秘密城市里的裂变材料生产厂和核武器生产厂。大部分ZATO位于荒凉的乌拉尔草原和西伯利亚密林深处,公开发行的苏联地图上根本找不到这些地方的名字。即使是在档案局里,ZATO的名字也以其相邻城镇的名字加数字后缀来代替。例如苏联第一座钚加工厂(今灯塔联合厂)从最初考虑的乌法河畔改建到奥焦尔斯克科里拉达斯湖畔,就是出于保密考虑。

除了选址,苏联还为每座ZATO划出庞大的隔离带——例如萨洛夫核工厂的隔离带面积达232平

方千米,那里只允许建设试验场和保障设施,24小时都有武装卫兵巡逻。即使在隔离带之外,苏联政府还要划出大面积的特别控制区,居民必须获得居住许可才可在此逗留,并禁止一切外来者入内,即使留宿一晚也不行。

值得一提的是,所有ZATO都被列入“优先防空”名单,禁止一切飞行器经过ZATO上空。1961年5月,美国中央情报局飞行员鲍尔斯驾驶的U-2侦察机飞越奥焦尔斯克的ZATO设施是唯一的例外,因为苏联人想抛个“圈套”,他随后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今叶卡捷琳堡)被苏军用导弹击落。

为了保密,对ZATO的建设者和厂员工实施隔离是必须的。为了控制建筑工人,苏联通常使用刑期较长的罪犯参与建设。ZATO完工后,这些犯人会被送往偏远地区

继续服刑。即便刑满获释后,这些人也会被安置到北极或中亚地区,直到几年的脱密期结束。

对参与建设的军人,苏联内务部也会与之签署为期25年的保密合同,如果违反合同,等待他们的将是严惩。不过,对于参与核项目的前纳粹德国和奥地利工程师,苏联内务部颇感头疼,因为他们最终都会回国,西方间谍也肯定会与之接触。于是,苏联内务部尽量把他们集中到自己掌管下的实验中心,尽量不让他们直接参与核武器研发,而且要求他们在回国之前必须经过两年的脱密期。

投入使用的ZATO需要数以万计的工人和技师,这些人都经过苏联各地党组织乃至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的严密筛选。通常,苏联采取双重筛选法,即由项目主管推荐,然后由内务部对被推荐者进行背景审

查。ZATO的“新居民”到来后,首先需要学习保密条例并签署保密协议,协议禁止他们对外泄露有关工作地点的信息,甚至包括可能透露设施位置的地貌特征。ZATO员工的所有对外联系都受到审查,安全机构还鼓励员工减少与外界联络。

不过,随着1953年斯大林死后苏联政治生活有所缓和,有关ZATO的保密规定也出现了一些人性化的松动。从1954年起,经内务部官员许可,ZATO主管人员有权批准单个员工外出休假,就医或进修,不过自愿原地休假的员工可获得高达50%的月薪奖励,并且所有外出者必须遵守上报的行程路线。从1957年起,ZATO内部才开始下发空白的外出假条,所有居民均可手持假条选择任意一天休假外出,因为到此时,苏联对西方的核威慑已初具规模。 张亦驰